



#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六十冊

禪宗論集、華嚴學論集  
宇井伯壽等著 王進瑞等譯



中國書店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PDG

# 本册說明

本册收錄兩部論文集，一屬禪宗領域，另一屬於華嚴學範圍。論文分別取自不同的書刊雜誌，全書並不是某一部專著的完整翻譯。

對禪宗的研究與實踐，近二十年來在歐美甚為風行，英文著述之多，遠為其他佛教宗派典籍所不及。流風所及，出版界也出版甚多同類作品，從英日文譯出的禪宗典籍也成為文化界時髦的讀物。

「譯叢」的原初出版構想，是擬為國內佛學界稍補缺漏。因此，「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乃成為我們的編輯目標之一。既然禪宗譯籍已充斥坊間書肆，則我們自不必踵事增華。因此，儘管「禪宗」是近二十年來人文學界的顯學，但是，在「譯叢」百余冊之中，禪宗專籍所佔的比例並不大。

下半部分的「華嚴學論集」，雖然只收錄三篇，但是對於華嚴經、華嚴思想、與華嚴學的典籍及研究文獻，都有詳細、深入的論述，極具份量。以此三篇作為研究華嚴經或華嚴宗的入門，應該是甚為恰當的。關心華嚴學的讀者，敬請不要忽略。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禪宗論集

宇井伯壽等著  
王進瑞等譯

# 目次

壹、禪宗論集·····	一
一、六祖慧能傳·····	一
宇井伯壽 著·····	一
(一)、史料·····	一
(二)、傳記·····	一三
第一期·····	一四
第二期·····	二二
第三期·····	四二
二、禪的實踐問題——勞動與生產·····	八一
中村元 著·····	八一
(一)、前言·····	八一
(二)、社會生活應守的四攝法·····	八三

(三)、不執著於宗教的寶產·····	八五
(四)、僧院生活與生產結合的時代·····	八七
(五)、生產是完成宗教的一個因素·····	八九
(六)、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九二
(七)、南方佛教與北方佛教的差異·····	九四
(八)、佛教現代化是我們的最大目標·····	九五
三、中日兩國的敦煌禪籍研究·····	楊會文 著····· 九七
四、臨濟宗研究入門·····	冲本克己 著····· 一一一
(一)、序·····	一一一
(二)、研究方法論·····	一一二
(三)、歷史研究·····	一一三
(四)、思想性的研究·····	一一一
(五)、文化性的研究·····	一二五
(六)、結論·····	一二六

五、曹洞宗研究入門……………	櫻井秀雄 著……………	一二九
(一)、曹洞宗及其歷史……………		一二九
(二)、曹洞宗學研究的目標與課題……………		一三二
(三)、主要參考文獻……………		一三九
六、關於東洋「哲學」……………	鈴木大拙 著……………	一五三
七、日僧道元來到中國學了些什麼？……………	王進瑞 著……………	一六七
貳、華嚴學論集……………		一八七
一、華嚴經的成立……………	伊藤瑞軒 著……………	一八九
(一)、前言……………		一八九
(二)、現存華嚴經大本的差異……………		一九〇
(三)、有關構想內容區分的各種見解……………		一九六
(四)、關於大本集成的意圖……………		二〇五
(五)、大本構想的內容區分……………		二〇七

(六)、結論·····	二二三
二、華嚴思想的展開·····	高崎直道 著·····
(一)、何謂華嚴思想·····	二三一
(二)、華嚴思想研究史·····	二三八
(三)、華嚴經的思想·····	二四三
(四)、華嚴經以後·····	二六三
三、華嚴學的典籍及研究文獻·····	鎌田茂雄 著·····
(一)、前言·····	二八九
(二)、概說書·····	二九〇
(三)、五教章及其註釋書·····	二九三
(四)、華嚴經及其註釋書·····	三〇三
(五)、中國華嚴宗的典籍·····	三二七
(六)、日本華嚴宗的典籍·····	三四四
(七)、近代華嚴研究之動向·····	三六〇
略號表·····	三七五



# 六祖慧能傳

宇井伯壽 著  
王進瑞 譯

（譯者註：本文是從宇井博士所著「第二、禪宗史研究」裏面的一篇翻譯出來的。本書出版於昭和十六年，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已經有四十年之久，但現在仍然不失其權威性，值得介紹。）

## 一、史料

關於六祖傳，我曾經在禪宗史研究中，就五祖弘忍的法嗣裏面，簡單的論述過。現在撰在這裏，比較詳細地，而且顧及各方面的關係，做一番的研究討論。

先來看一看，在這方面有那些史料存在。

（一）、法才的瘞髮塔記（公元六七六年）。這部記就是六祖剃髮時，將其頭髮所瘞（埋）的地方建七層塔時所寫的記。寫記的人是法性寺法才，時日是六祖剃髮的儀鳳元年



六祖慧能傳



(六七六年)。在這裏面有記述法性寺戒壇的由來，六祖對印宗說有關風幡的經過，以及六祖剃髮受具等事實。所以這部記是有關六祖的記錄上屬於最舊的。法性寺後來到了明朝，改稱作光孝寺。此記在光孝寺志裏面有，又在其他方面亦有。此記是刻在於石碑的。原來的石碑已經破損，在明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年）曾經重建。六祖的剃髮是在於二月八日，而此記是於佛生日，即四月八日所立的。六祖對印宗說了無上道時，其身份已經暴露、衆人皆知是六祖，所以才有興建瘞髮塔之舉。因此此記所寫的記事，諒必沒有可疑的。

(二)、法海的壇經及略序（約七一四年）關於壇經的研究，我已經在「壇經考」一文裏面，詳細論述過。雖然有些被改變的地方，但其最舊的部份是根據六祖的口述，由法海集記所成的。對於六祖的記事，尚有可信的地方。又略序是法海爲要檢附壇經所寫的。關於六祖的記事是屬於第二舊的記錄。壇經大概的原形，據推測是於開元二年（七一四年）已經成立，所以略序亦是可能在其當時所寫的。但是壇經宗寶本裏面却把這篇略序作爲六祖大師緣起外紀，收錄在卷首德異序後面，明藏本亦在卷尾附錄中，同樣作爲六祖大師外紀存在。可是所謂緣起外紀這篇文，可能已經被人有所增刪的跡象。壇經德異本亦即是延祐本的卷首。亦是在德異序的後面收錄略序。這篇文裏面，雖然有些異字，却未曾被人

增補，其全文與全唐文第九百十五卷的內容大略一致。現在依據寬永十一年，與全唐文來做一番對照，以資明瞭其差異。

全 唐 文

一、父盧氏、諱行瑫。母李氏。誕師於貞觀十二年、戊戌二月八日子時。

宗 寶 本

一、父盧氏、諱行瑫。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母李氏。先夢、庭前百花競發，白鶴雙飛，異香滿室。覺而有娠，遂潔誠齋戒。懷妊六年，師乃生焉。唐貞觀十二年、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也

二、異香滿室，黎明有二異僧。

二、香氣芬馥，黎明有二僧。

三、施衆生。

三、濟衆生。

四、師不飲乳，夜遇神人灌以甘饜。既長，年二十有四，聞經悟道，往黃梅，求印可。

四、師不飲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葬於宅畔。母守志鞠養。既長，鬻薪供母。年二十有四，聞經有省，往黃梅參禮。



- 五、南歸隱遯一十六年。
- 六、會印宗法師，宗悟契師旨。
- 七、於此收戒。
- 八、梁天監元年壬午歲考、至唐麟鳳元年丙子、是得一百七十有五年。
- 九、依師而往。
- 十、他日造墓。
- 十一、師游境內山水勝處，輒慰近。
- 十二、隸籍寺門、茲寶林道場……
- 十三、曹溪村。
- 十四、龍骨至己卯。

- 
- 五、南歸隱遯。
  - 六、會印宗法師、結論玄奧。印宗悟契師旨。
  - 七、於此授戒。
  - 八、缺考、是、有三字。
  - 九、依師而往。
  - 十、他日造塔。
  - 十一、師游境內山水勝處，輒慰近。
  - 十二、隸籍寺門、其寶林道場……
  - 十三、曹侯村。
  - 十四、龍骨於至正己卯。

上面以外還有，牧侯變作牧候，花果變作華果，觸挽變作觸橈，爾變作你等等。延祐

本及嘉靖本裏面亦有多少異字，但重要的盡在上面所舉的而已。依此來看，宗寶本在某些地方有顯著的差異，包括會使人改變對六祖的觀念亦有，上面所舉一與四就是其例。

(三)、王維的六祖能禪師碑銘（七五九年以前）王維卒於乾元二年（七五九年）這年是荷澤神會入寂前年。所以這篇碑銘是在七五九年以前所寫的，據傳這是受了神會的請求所寫，內容值得信用。但僅稱六祖爲盧姓而已，其外的事情亦很含糊。如說：「某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云云」等。又對其寂年亦僅稱：「至某數月日中忽謂門人曰：吾將行矣。」如此而已。對於年代亦不明舉。所以要作爲六祖傳來用，有所缺欠。但其所傳述的事情，却有確實可信之處。是理所當然的。

(四)、神會語錄的六祖傳（七九一年以前）荷澤神會的語錄，在敦煌被發見以來，經許多學者加以研究刊行，其中存有達摩以來的六代祖師傳。這部祖師傳是否神會本身口述的，尚不太明瞭。但此書全部却是把神會所講的話，收錄起來作爲語錄的。而且這部語錄在於卷尾記載：「唐貞元八年歲在未，沙門寶珍，共判官超看琳，於北庭，奉張大夫處分，令勘訖，其年多十月廿二日記。」據此可以知道是在於早期所抄寫的。貞元八年是壬申，貞元七年才是辛未，所以八年可能是七年之誤。那麼這部書既然在於貞元七年（七九





一年）就既抄寫，原書應該是在此以前就既成爲語錄體裁才是。貞元七年是神會寂後三十年，所以語錄是在其寂後三十年內所成立的。

（五）、歷代法寶記的六祖傳（七七四年）本書是敦煌出土禪宗史之一。內容是敘述五祖——智詵——處寂——無相——無住的系統爲主。無住是於七七四年示寂，所以本書亦是可能在這個時候成立的。本系統在禪宗史中雖然與六祖的系統不同，但仍然收錄六祖傳在內，所以拿來作參考資料却有其重要性。但其內容大體上與神會語錄相似，或共通點很多，可能是依據神會語錄而來的。還有敦煌出土的楞伽師資記，可能是七二三年前後的書，對於六祖僅記其名而已，毫無作爲資料的價值。不過其裏面尚有傳述五祖的話。亦可以作參考。

（六）、曹溪大師別傳（七八二、三年）本書是傳教大師（譯者註：是日本天台宗開山）從中國帶回日本的六祖傳。詳名是：「唐韶州曹溪寶林山國寧寺六祖惠能大師傳法宗旨，並高宗大帝，勅書兼賜物改寺額，及大師印可門人，並滅度時六種瑞相，及智藥三藏懸記等傳。」後來於日本寶曆十二年（一七六一年）祖芳把它簡稱作曹溪大師別傳，後人從此依用。本書在於卷尾有記載：「貞十九二月十三日畢。」可見是在此時所抄寫。貞十

九可能是貞元十九年（八〇三年），但傳教大師是於貞元二十年才入唐的，因此可見本書並非傳教大師親自所抄，是他在唐期間入手後帶回日本的。那麼此別傳究竟在於何時成立？據文中說：

「大師在日，受戒開法度人卅六年。先天二年壬子歲滅度。至唐建中二年，計當七十年。」

先天二年（七一三年）是癸丑、而壬子是先天元年，因此，可以推定上文所說年數與干支二項中，必有一項錯誤。又在別傳本文中並有記載：「六祖於先天二年八月得疾、三日奄然端坐遷化。」等語，可見壬子是錯誤。或者壬子就是先天元年，亦可能成爲六祖寂年的一異說。先天二年在其十一月，就改爲開元元年，所以和一般所傳說六祖寂年有一致。對於受戒開法度人一節，受戒是在麟鳳元年（六七六年），翌年歸於曹溪，因此計算到先天元年就得三十七年，計算到先天二年八月就得三十八年。如果從歸於曹溪算起，到了先天二年而不把先天二年計算在內，其間是三十六年。又建中二年是公元七八一年，從先天二年算起，其間是六十八年，並不是七十一年。如果說七十一年是對的話，那麼建中二年應該是五年之誤。但建中並不傳到五年，僅到四年而已，次年即改元爲興元元年。倘若



把先天二年亦計算在內，而算到七十一年後，即應該到建中四年才對。再將先天元年算起，該年亦計算在內，七十一年後即應該到建中三年之理。設使七十一年說是七十年說之寫誤的話，亦是建中三年。以上從各方面來檢討，這本書可能是建中三、四年代所寫，公元是七八二、三年代。這本書所寫的內容，後來在禪宗史中作爲六祖傳的依據很多，所以這本書在六祖傳的歷史上，佔有劃一新時期的存在。（譯者註：本書的撰述者究竟何人，現在尙屬不明）。

（七）、柳宗元的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鑿禪師碑並序（八一六年）本文是登載於全唐文第五百八十七卷，又在明藏本壇經附錄裏面亦有。唐憲宗於元和十一年（八一六年）據南海經略使馬總的上奏，而諡大鑿禪師並號靈照之塔，柳宗元在於當時受請而所寫的。文中所寫：「元和十年（八一五年）十月十三日，下尙書祠部符到都府。」一節，可能是元和十一年之誤。

文首有記載：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於上。」

扶風公是嶺南節度使馬總，其祖籍是扶風，即陝西省關中縣鳳翔府人，所以稱他爲扶



風公的。此人於元和八年（八一三年）十二月，從桂管觀察使轉任嶺南節度使，三年後（以佛氏第六年，未有稱號）才奏請賜諡，因此應該是元和十一年，又後面所列劉禹錫的大鑿禪師第二碑並序，以及明藏本附錄裏面，亦均記載爲元和十年賜諡，但全唐文是記載元和十一年，所以元和十一年才是正確的。元和十一年正是諡號下賜之年。可是文中有：「大鑿去世百有六年」。銘中亦有：「越百有六祀，號諡不祀。」等字句。將賜諡年作爲六祖寂後百六年。這一點劉禹錫的碑文亦是一樣。如果說元和十一年是百六年者，六祖的示寂，就變成景靈元年（七一〇年）比先天二年早三年。先天二年計算到元和十一年是百三年。後世亦有人把六祖示寂年作爲先天元年者，雖然如此，由先天元年計算到元和十一年，亦不過百四年，不會是百六年。所以這一點非常怪，自古以來好像沒有聽到過有景靈元年之說。這一點留待後來在六祖示寂的地方再來討論。

（八）、壇經敦煌本（約八一八年）敦煌本所成立的年代不太明瞭。韋處厚於八一八年会就壇經有所發表，可能這是指敦煌本的。所以以後雖然有多少的變化，變成到現在的敦煌本，但大概看作八一八年代是不會錯的。可以作爲研究六祖傳之用。

（九）、劉禹錫的曹溪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並序（八一九年）本文存於全唐文第六百

